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三目錄

參議

尤安禮　杜詩

按察使

胡器　涂謙

于鏊　朱璣

羅欽德

副使

張敏　陳琦

閻閎　諸偁

沈霽　蔣信

僉事
方泌　黃大廉
知府
王延素　李允簡
交趾附
布政使
張顯宗
叅政
房安
知府

劉子輔

知縣

陳禎

山陰張汝霖

吳興茅元儀　仝校

錢塘徐象橒　梓行

貴州

布政使

貴州左布政使黄公璉墓志銘　林　俊

普安亂既平揆事錄功黄公求我嘗進秩故事方伯進秩中丞爲常公資望已淹矣方須有　勑命則以計聞弘治壬戌九月也生正統丁巳四月諱璉字汝器犀坡人入　國朝犀坡弟進士自公始甫爲給事爲叅議無遷者遷亦自公始木訥韜野退然若農家先是時進士倖儀觀音吐洪亮無所語則遜給事公

不得選給事及是得才望爲宜公選給事署之戶科
晉後湖面南聚天下民版磨校之又職言天下事公
得大體不擬拾人小過汪直擅柄王越相倚爲姦利
公爭科道極言　憲宗逐二人逮其黨以盡其爲浙
參議提督温處銀冶礦故蠲率輸自民以糧爲差
得礦開一出盜盤據之民重驚擾公曰礦地利也不
輸諸地輸諸民天下皆冶也獨温處然哉且新徙
得盜奚功於國與民遂擒其魁散其徒疏言罷諸塞
礦民承承便　上曰可公遂改雲南雲南糧屯出者
十五六貳流侵盜浸不可爲疏理公嚴限之歲輸倍

完撫遷上勞績爲司參政貴州命已下矣三年進右
布政使又三月轉左累階正奉大夫正治卿公久在
貴州夷民馴習無間志賢練上乎而普安事作坐是
不可遷蓋普安上知州死妻米魯謀自襲殺其庶
子生事者急之魯遂爲變官多被誣辱公長僚屬獨
脫深溺魯疏自直獨不桂公一句總府軍務大司徒
王公待之殊等供饋王盡公亦力爲之盡故討第功
特加嗚呼公已矣是士夫之恸也公靜定渾噏不市
恩不義交不立崖異實常以先人以宣徽其視事也
星出入爲期嘗曰人須自立忠信廉謹吾事也其井

落毀矣吾守知之四號求我歷清顯幾四十年俸食嚴餘以修先祠先墓周九族鄉舊之貧田不頃增屋舊隘廸公之妻子亦莫不覩爲安固不知有今日也有洪量在浙江以吏失公移爲御史所中滯右遷其後御史謫縣下公略修怨薦之竭力所居望江南村水縮公告守令鑿渠自小山抵嚴沁引木蘭延壽二水以溉田用腴又告嚴沁更鑿則秋蘆之流可會二水舟由瀨溪抵江上五六十里可息肩背爲奸首所格工中寢至今人吊遺蹟爲慨曾祖宗道祖宏中父本清封徵仕郎南京戶科給事中母俞氏贈孺人

貴州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周公津墓志銘

楊廉

公諱津字文濟別號月航世爲慈谿官族高祖可權元典史曾祖弘永樂中任柘城知縣有惠政祖墀不仕父鍠以公貴封監察御史母葉氏封太孺人公領成化庚子鄉薦登甲辰進士學士楊公守陳一見奇之謂濟時才也丙午授行人　憲廟升遐嘗被詔告哀南方嚴肅禮儀至姑蘇巡按王御史擁益來迎命人撤之王深慚服北虜臨邊假貢獻以覘我虛實延議推公往諭之虜見公風神皎然詞義峻整爲指羅

拜而去弘治庚戌轉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掌京官
考績每於衆好惡中尤獨加察不爲雷同督造四十
八衛軍冊盡得奸弊而釐革之監龍江瓦屑二榷務
中貴百計啗之不可得守備巨璫蔣琮欲求一見無
由致之一日治具蕭寺托公同僚相邀公及門始知
即策馬而返閣老丘公濬與冢宰王公恕素不相能
喉人訐之公飛章劾丘謂其以博物洽聞之儒臣處
經綸密勿之重地乏休休有容之量爲妨賢病國之
徒本之則無焉用彼相時言路劾丘者衆而公所論
辭若緩而義愈嚴疏入擊斬難之甲寅春刻清戎山

東尺籍無隱漏建白利害凡十事無不切當復兼副
省巻磨勘有法方伯而下皆敬服之謂此壯年之老
成者戊子丁外艱庚申服闋轉九江知府平易近民
以通上下之情爲之寬徭薄賦洗冤澤物汲汲如不
及郡當要衝使者如織公以連歲兵荒一切館穀夫
皁悉損其半　王喪柩過郡舳艫數百艘蔽江而下
州縣人夫遭舟人索錢之虐落水并饑餓死者無算
公編成甲令其互相救援無一失所者內侍戴姓者
尤梟悍亦斂戢無擾公之得民心其事多類此在郡
凡九月巡撫御史周公進隆以瑞州盜起劫奪寸令

奏公更任郡民聞之皆趍闕乞留不允公行老稚攀
送哭聲震野至瓊州即疏論逋賦與民更始先是上
司凡盜起必責捕盜官緣此畏罪不以聞釀成大患
公上書巡視都御史林公俊謂宜延捕之法重獲盜
之賞盜乃可弭謂邊府郡國多盜聽其自相斬獲以
除其罪吏逗遛迴避者勿問惟以擒討爲效此策今
正宜用林公從之其後賊首王武采擒其黨劉洪等
若干人林公深加賞歎久之訛將賊將劫獄一日報
三四至官吏士民奔竄一空獨公與捕盜通判甘文
紹堅守不去號召民兵以爲扞禦且遣卒入獄防變

丈紿家僮唱殺死四四十七人時有衛公者遂加羅
織丈紿亦因以歸罪於公坐是繫獄兩易寒暑自以
身爲正官宜獨任之無一語以及丈紿瑞民繫登聞
鼓訟寃事下兵部司馬劉公大夏覆奏得旨還公原
職公再至瑞地方無虞良善得所巡按御史賊公風
特疾異之分守王參政治獄深刻公執不從曰先儒
有云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王卒不得逞以何進瑾
用事與正人爲讐二次罰米輸邊不下八百石計無
所出瑞民爭先代輸役以積俸及鬻產償之已已轉
江西左參政分守湖西乃嶺北二道嶺北以益湖西

以訟爲渚泛最盡心竭力撲滅尻極一番者衆亦衰息
庚午轉雲南按察使辯釋冤獄枉別屬吏振肅紀綱
鎭守崔某軍中毆人至死必置之法總兵沐公下人
有犯未嘗少貸沐公亦雅重公片紙追呼必令如期
而至王官那代兇殘嘗殺白骨盈壑公爲鎭巡書奏
即擒縛以來竟亦服辜壬申轉雲南右布政使滇溢
爲患隨濬隨塞益源廣未徙理所必至鎭巡屬公治
之公謂必鑿漢渠諸路始保百年無事乃徙其居民
而鑿之復關于河以殺其勢滇於是乎永利至今甲
戌轉貴州左布政使未及行改廣東尋丁內艱去公
之卒則丙子七月之廿一日也未卒前月有紅光白
氣夜墜于庭於戲人之終固如是哉

貴州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張公吉神道碑

楊廉

正德戊寅九月甲寅貴州左布政使張公卒於里第其子僎以是年冬十二月乙酉既葬聚大事復自爲狀并以書抵南京屬廉揭諸神道之碑竊謂此學自宋儒大明之後浸至于今中間或顯或晦然顯之日恒少而晦之日恒多有志於斯道者可勝數耶近年如吾兄修潛心篤志惟日孳孳以至於老斯人豈易得哉公生有美質四五歲聞父母之命即不敢違訓之故事輒記不忘比長耻同流俗信古好義以名節

自砥礪初從鄭先生學見諸生會稡經傳以資捷徑意謂士當兼治五經今業一經而所造如此豈聖人之言亦有當去取者耶遂歸而屏絕人事力肆諸經及宋儒諸書讀之既見大意喟然歎曰道在是矣於是益自奮厲以窮理致知爲務體之於身驗之於心朝斯夕斯略無懈惰在庠序爲異已者所嫉惟教諭鄭重光爲之延譽提學夏止軒寅常擧以勵諸生成化丁酉魁鄉薦辛丑登進士明年除工部營繕司主事搜訪宿弊滌而新之時左道李孜省致位禮部侍郎妖佞纔脫以符水進乙巳元旦星隕有詔求直

言公上疏勸親賢圖治修德遠邪以謝天變與劾二人之罪疏入其黨擠摭公過不可得踰月諷吏部尚書尹公旻遠貶景東通判時追逮甚急故舊無送者所携圖書數卷僮僕數人而已景東處西南極邊其氏部戾土官陶氏世握郡章一仍其俗公至下令率先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民以事至庭諄諄曉諭使歸相告語有不法者亦必薄示其罰約無再犯陶始見公空囊且無室家謀爲置妾不聽以銀器數事爲饋一無所受已而遣子榮來學榮聞教即能善事其父遇母忌日或強以酒肉即走避之夷民由是信服

漸知中州之孔鬼僻之書手錄諸經尋求會通論其中取聖賢教人修身爲己之要愼獨窮理改過求仁作爲四箴寘座右自勵在鄭四年檄走蒙理咸楚者半之　孝廟御極覃恩轉肇慶同知肇慶當蒼梧下流頻年苦潦公相其地日是可以隄同列不以爲累公獨以身任之發民就役皆不令而集隄亘三縣當水暴漲則乘小舟以視衆莫測其至嘗夜雨不止憂形於色坐以待旦經營勞瘁歷三載而後成復爲竇以殺衝決之勢民至今以公姓姓竇以公號號隄庚戌　孝廟追念母后欲推恩所自特遣使咨訪時有

冒椒房親者公躬詣其地得其實以聞辛亥都御史秦公紘爲總兵柳某所誣逮赴詔獄公爲頌曲直秦卒得白壬子進表闕下吏部尚書王公恕素知公部見待以殊禮欲處以提學之職公力辭之癸丑轉梧州知府梧州乃兩廣鎭巡開府建節之地諸司受約束而至者輪蹄交錯殆無虛日供帳館穀不勝其繁民多四徙不樂土著公至凡百節損先是榷鹽之利盡歸于守至是出以佐費復推其餘修壇壝廣學舍凡不均之徭皆釐正之於是民之徙者皆相率而歸矣暇日躬課諸生爲講說聖賢大學之道使人知所

書翻尤嚴於丁癸兩案房壞害是案師呂應顧慕請
生習之至於將事卜牲之外微面蒞茸皆一一稱覲
覲者竦然生敬戊申考績入京凡贄見當路惟所刻
先儒學範騎庵詩略等書尤謹於投刺如一時所尚
細書稱謂皆恥爲之其見忤於人亦多坐此庚申轉
廣西按察副使備兵府江申敕令嚴戒偵察奸吏擇
將領次第兼舉推誠御下其敎士以射則懸金爲的
中者與之又以意創鴛鴦銃偏架弩倣种世衡敎射
靑澗及韓世忠製克敵弓之法府公於賊深求其故
以所轄沿江山川盤結林木蒙翳或扼要害或縱斧

斥以示其藏伏之所又以賊恃藥弩中者必死厚募解藥多置揆牌重賞間諜邀截出入又以府江東西二賊相爲犄角而東賊憬悍尤甚遂併力於東數月之間斬獲甚衆由是西賊聞之亦皆自縛府江以寧癸亥考績入京有吏張公法者賊復乘時而起鎮巡以聞詔促還任　孝廟[illegible]入　今上嗣位值北虜孔熾條陳便宜上之時有旨下廣西取弩手及弩復上疏進正心之說會與地方用事大臣不合引疾求去未允正德改元轉本司按察使明年轉山東右布政使時吏部尚書許公進知公每遇巡撫員缺輒以公

名上之輩　中旨屢嚴兩所請益力或曰非善處公
也許公曰某賢而論吾盡吾之職耳己巳轉廣西左
布政使二月發濟南舟中讀象山語錄作陸學訂疑
會召馳驛還京將處以重任竟為逆瑾所沮先是瑾
作威福惡公不屈節求賂復不與常以語人希瑾意
者嗾布政使車某誣以非罪又權璫修禁幣鈔之怨
備兩官除兩浙鹽運使瑾伏誅會吏部尚書楊公一
清初柄用欲收人望轉公河南參政復更廣西壬申
轉湖廣按察使癸酉轉貴州左布政使未赴輿疾歸
第丐休楊公終不舍公復奏病痊起用而公竟不出

矣公深沈不露天下之人不能盡知其有知之信之
必篤其在吏東甍郎中某薦之爲知府爲副使都御
史閔公珪鄧公廷瓚劉公大夏薦之丘御史天祐薦
之劉公復舉以自代數年家居張御史叔安范御史
輅復薦之公諱吉字克修號翼齋一曰古城世爲餘
干人曾祖諱復新祖諱逸安父諱時昇贈中憲大夫
毋舒氏贈恭人公事中憲公舒恭人油油翼翼丁外
内艱哀毀踰節葬祭一稽古禮兄隰急委曲承順嘗
謂禮之大體有四其冠婚喪三者可守惟祭禮煞用
斟酌其行於家最爲精當鄉里化之居常無甚異仄

變故之來利害之際則惟義是從無所疑憚家常飲食過二味必徹其一所御布袍雖累經游綴弗棄也戒諸子一以節儉訓之書先小學四書而後諸經謂學者不讀五經臨事便覺窒礙至於隱年就試大爲不可以將方進取乃爾則他日事君可知矣居官三十三年在朝僅僅二載而屢貶逐久處擯鄉皆人所不堪者蚤歲頗偏於剛中年克養弘裕病且革猶日必正衣冠端坐倦則隱几假寐受　君憂國之心老而彌篤未終前三日聞齋有自北還者猶力疾詢乘輿所在將瞑目不能言復舉故衣以示當易易畢而

逝生於景泰辛未正月壬子至是享年六十有八矣
所著述有古城集貞觀小斷若佛學論陸學訂疑皆
是也常擇取胡敬齋居仁居業録集之謂之要語

貴州左布政使王君汝舟墓志銘　湛若水

君諱汝舟字濟川別號時齋四川成都府華陽人高祖曰先曾祖曰永忠祖曰義父曰弼弼以進士授知縣擢御史遷按察僉事推贈義御史又以君官推贈弼奉政大夫母贈孺人張氏贈宜人李氏封宜人劉氏君乃李出生于戊子卒于辛卯壽六十君少而穎敏自爲葉陽諸生爲乙卯舉士爲正德戊辰進士已巳爲句容令三載徵爲江西道御史爲巡視陝西茶馬遷爲山東按察僉事整飭武定諸路兵備己卯以內艱去起復爲陝西僉事癸未秋遷爲布政司參議

分守京州諸路丙戌遷為雲南叅政分守金滄道已丑遷為貴州布政左轄至有賢聲鞠躬盡瘁嬰疾于瘁鄉卒于正寢始終生死以順以正可以無憾矣是故其為薦士九載旅京聲實隱然則有成就後學之功舉于鄉者三十舉進士者二十卓為士人之宗其令句容則百廢具興六事克舉其為御史則激揚風紀其巡視茶馬則茶利均布馬羣弗逸是以有考稱拜封之嘉其為兵備武定則戎務咸理巨寇以平是以有加俸金幣之賜其復僉陝西保任鳳翔兵備則斬木通蔽訓兵督捕以遏關陝聚剽之寇其在叅議

則儲待以足供餉有功是以有銀幣之賚羨餘三千悉備公儲其在雲南叅政勦木邦之虜奪三酋之氣是以有銀象之獻還金牌土地之據其爲貴州左轄破始息之說勵振奮之氣以消邊患練兵防守會計爲糧以定川寇周天星之亂是以有銀幣之錫蓋自筮仕二十四年節操氷清賢能茂著才不究用賫志以歿故曰始終生死以順以正可無遺憾矣

貴州左布政使浙江江先生珍傳　汪道昆

先生年六十所業已謝方伯歸浙江家食九年春秋始老在禮七十曰老而傳先生故不問家任諸子久矣乃今爲可傳也豈家人產哉無亦事畢於　國家論定於鄉黨由今而述之後其斯信而有徵與江故蕭姓祈齊梁唐廣明中丞相遊子禎渡江避地遂易江氏家皇墩而慕溪南次子鄭居守之因廬爲里

國初以禦寇功稍著其後世世受耕先生父贈駕部公才如用賈起父衆六子叔璀季珍父命叔季受博士詩季即先生也季年七歲日誦數百言即叔什倍

季功析白以爲不及九歲喪母鄭年十六補縣學諸生後八年而㕓先後凡五試庚子始與計偕再上甲辰舉進士授高安令舊令遷敗高安令下車會不歲荸務賑恤悉捐不急徵無良境內賴之是歲饑而不害其政省科法務便民夫里在官悉縱還生業有政一呼輒至即徵發無後期諸生朱詰豪邑中深結郡守相倚詰傭人疾病死詰嫉傭人婦誣詰所憾者黃約殺人令得詰本謀反坐詰郡守相力爲詰請卒當之於是邑中稱平無不悅服戊申徵諸令最者入選首高安而高安就選天官逡逡吶吶天官意高安必

不樂居臺諫則補主客尚書郎尋以父喪起官如故已又喪繼母喪畢謁天官久不除時求禮部者貨袁州棻柘屬也遂以風土不宜請改南駕部郎人言駕部下稱入幽去人情遠矣駕部笑曰吾故郊淡則亦人人厭之而吾適口且終身亦各適其適而已會有新令禁所司毋濫給郵符諸有力者抵部尚書部尚書許諸駕部不可部尚書以爲言駕部正色曰郎吏小臣奉詔守　天子明法公大臣也柰何自上撓之卒不給會十年一稽夫籍吏定快船差乃先期具疏駕部尚書上之得減船百而駕部手籍部署一切備

託不行其伍蘇至今稱便由駕部郎中出守南
損歲入公捐千金檄諸屬吏務洗濯自新不者按治
毋貸永豐猾崇以富買緣通附人羅覓於邊憊者從
死崇舍豹且爲蜚語前守受千金脫崇前守嬰不聞
鄰御史按郡獄信州白崇冤御史退語監司守故少
吾黨即囚坐失入守獨不以囚富避嫌信州聞之歎
曰　天子遣使者按郡中惟此三尺法耳法不當守
何敢覆傳大辟以避嫌監司默然其後崇事竟白上
清與人張彥頎死　上遣金吾治彥頎叟金吾籍沒
子當封威意氣又同　上召鞠堅百端信州遣詩慰

金吾㓕吐蕃德金吾刻郡從事不奉詔狀驛遞信州
司隷朱忠倍不直金吾飛勿奏亡何張氏不嗣詔收
眞人印綬郡人快之楚四袁三以每兵反閩閫撫歸
楚粵分部據出袁州覗相舍啗三由彭蠡而西三趨
豫章張甚佯言依故主胡督府歸浙江會段御史䟦
饒信州往告急且曰三必反反必首禍信州信州屬
邑故無城計將安出御史愕然曰此開府事亟請之
信州進曰明公代　天子西巡願就近爲百萬生靈
計藉分彼此境内謂何御史領之徧信州出亟還郡
三巳聚黨謀信州乃陰戒壯士登陴嚴爲備三不敢

發則趨玉山而玉山令敖冥冥三遂及信州繳數賊罪無論我兵若賊寨有能擒斬賊首者予千金賊由是奔承豐入閩終歲乃潰御史按玉山承豐二令罪狀不及信州顧目屬信州信州終不往謝大以爲望則以計吏毀信州而吏部習信州良寢其奏會有詔御史按覆事復及信州疏下職方信州乃從量移去頃之袁州及御史俱敗檄補鄱陽於家尋轉副使治兵饒州已復進浙江右參政先是游民衆族採礦據西安銅山數寇新鄣官司莫詰參政策便宜四事未及行寇業已破婺源掠休寧且薄歙境參政亟請督

撫發兵截賊歸路悉殲之遂乘勝鋼銅山散其黨後
請以浙東兵備兼攝徽饒迄今十年以復需聚者秋
政力也尋論功賜金幣進江西按察使行以何轉雲
南右布政使會肺病作投劾歸其年秋轉貴州左布
政使乃復投劾吏部寢不行已而知先生決策且堅
乃許致仕歸老乃就溪上治草堂叔見民營以修辭
名隱隱起及先生辭出見者率右先生相語曰即民
學負前茅終不失爲民璞殿也先生退然曰珍安敢
望叔又安敢贊作者藏名山幸草堂成舅廬其中遺
後世耳季年罷肢篋獨誦莊氏屈氏司馬氏書畢謝

蔡實務嚴司徒丘旋方中丞弘齋程瀼陽金不食過
昆弟客過者縉東拓地五畝關葦葵堂堂下植者樹
瓜蔬衍者樹秫黍客至輒取辦蔬食酒漿先生有大
夫子四人既授之室各異廬自信州歸吳夫人無恙
月命諸子合供具各七日月終二日乃出上廬名諸
子與俱其後歸自黔中吳夫人則已歿靚命諸子合
更以月勝獨童男女豎各二人從客至則勝者進饈
稍益則佐以公稍有上客則諸子饈鄉大夫居家無
如先生適矣先生既歸田里屏冕衣裳卸杖屐出遊
率歲月一至浙江上見者不復稱方伯第呼浙江先生云

貴州布政司左參政何公淡傳　黃佐

何淡字中美順德人天順丁丑進士除知山東濱州適煌旱淡至以勸相耕農爲首務定撥役料物以貧富爲差書爲由帖預給之聽以菽麥布絹通融折納其病民者一切罷之及期不待督而輸賦集暇取呂氏鄉約教民稍舜鄉儀選老人親爲演說大義使諷其閭里按季查考民以惡聞則召其鄉老泣謂之曰吾不能化若與若不能化鄉其罪一也然吾則罪首也民苟三犯吾當自劾求退於若何如各慙謝而去訟爲之稀例得皂隸爲夫折薪錢悉移應公務乃新

學宮簡稽耆彥聘師儒聚民之秀者日夕教之初士習鄙悍解顏囊蓄自是科第蟬聯甲於他州輿論稱其廉明仁恕政務畢舉民安其業所定徭役後守宗以爲法會丁內艱去士庶萬餘人乎哭而留之憐其備苦乃醵錢二十萬相與謀曰我公素廉不受贐境其受乎付鄉老余良勝與至臨清致贐復正色卻之良勝負還散於衆不匿一錢蓋化於淡也後貌像祀諸韓遂祠服闋入爲工部虞衡員外郎陞湖廣漢陽知府教民力農爲築陂堰使時灌溉江右布商群來誘民取倍息因之興訟相讐殺痛懲之民始有寧

居尤重學校所教髦士多取甲科前此未有也陞貴州左參政時生熟苗相攻郡縣騷然撫巡集議用兵請淡招之會朝命下如淡言撫巡即檄淡往淡單騎深入諭以威德遂釋甲返故土尋以親老乞歸得允時年纔五十餘與從弟副都御史經內弟參政李聰同時致仕人訝以為難淡居官三十年俸祿恒以助公費家產無所增貧至不舉火自處晏如也暇惟課僕種園蔬以自娛知縣吳廷舉稱為吳隱之流亟分俸賙之張詡贈之以詩謂其清李毋江水云卒年七十五

貴州布政司左參政汪君墓志銘

李東陽

參政汪君既舉成化乙未進士其子工部郎中俱舉辛丑翰林編修俊舉弘治癸丑檢討偉舉丙辰國子生佃舉戊午鄉貢皆出君教衣冠甲第之盛士大夫藝侈言之比俱以病歸卒于途踰六月而君卒聞者又相與哀之曰汪君固止是哉君諱鳳字天瑞初命爲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精練法比然慎不輕決每大寒着獄囚多瘐死君謹補滌時食飲又慮重囚若齧鼠特爲畜猫自是死者絕少尚書雅重

君諸司章奏必令參定乃上聞草便宜疏奏以爲之
值諸例爲可任布政按察不果擢權漳州知府君聞
有羣盜勢甚劇過郡不至家而去時上官欲以叛聞
因大發兵馬功賞計君曰是不足動衆可撫定也乃
揭榜要路諭賊禍福賊感悟多散去徐引兵壓之果
就會滅初民欲入城避賊君曰是自爲亂耳亟止之
不易市集究亦無他繼又新學宮及諸公署徙獄近
府治作捍海石隄浚諸屬邑水利民大稱便立保甲
法盜無所於匿郡境有畲人野處山谷君集加撫賑
皆聽約束或詣庭求直民有訟不直者誣奏及君復

下君理分務重護君不施笞掠以理折之其人愧服此二事尤人所難者君旣抱才器高自負許不怗怗爲人下坐是忤物爲有司所裁弗克自盡居六七年意忽忽不樂將棄官歸始擢貴州左參政道延平得熱疾舁至家半月遂不起是爲庚申八月年五十九而已君魁岸閎偉善論議少治經學多所自得有司錄其文以傳尤識當代典故其教子用家學不求外傳侃稱能官俊奇於文且有纖採偉亦然其爲庶吉士皆在予門予用是徵君之教爲多君在鄂督諸生所爲啓廸皆以爲聞所未聞亦師事云君之先出越

國公華元自婺源徙貴溪高祖祿卿徙弋陽入　國
朝遂定居焉祖志福舉永樂庚子鄉貢歷岷府教授
以高郢州吏目致仕考仲端累贈南京刑部郎中

貴州布政使司右參政羅公安神道碑

何孟春

楚有大君子爲南洲先生益陽羅公成化戊子舉鄉貢戊戌登進士第庚子授戶部主事丁未擢山東按察僉事弘治癸丑遷四川按察副使庚申陟江西按察使壬戌改貴州右參政明年乞休不俟命歸 五年正德戊辰卒于家公初命在戶部時當使兩廣有清幹稱監收滸石橋芻粟中貴無得挾以私者督治河糧運至天津聞侍郎杜公謙請留糧十萬石于臨清備賑卽疏論通舟楫地救荒尚堪區處京通二倉

厰儲有限豈可輕借　上疏論其事謂內臣
進貢夾帶貨船塞遲道公覈其物于官且劾其人自
此糧運無阻且各先期至其再命在山東者提督識
贓屯田扶摘姦蠹舉劾起寧津民唱物東嶽行祠庀
材乾餉奔走遠邇公下令亟毀之材木移葺費官廨
條劄爲祭器近京衛所奏缺俸糧欲于預備倉借支
公言此倉爲民防饑而設今之暫借久須有司補還
是民未受惠先受害也查得某府庫積銀錢若干相
應擬價折給部議從之巡撫都御史張公鼎請查保
〈牧馬草場公曰邊官軍侵作己業已久一旦追使

擢官彼必生怨奈何張不謂然及罷變且不測深服其處爲中止其三命在四川時專任整飭叙瀘等處兵備適大壩賊倡亂瀘叙震興師甚急公至既閱邊務率尤守帥以數十騎躬出指諭不避鋒鏑凡所擘畫動中機會羣僚長屬莫從伏聽命焉湖故夷郡世主安民驁虐用其衆日殺不辜以快孔儀有謀繫獄開來會公諭衆丁壯守要害碉隘刃以俟俄而巡按御史魏君瑛公謂發兵所遣進兵之獄將就縛先時沐川長官司女子與其族爭立有司奏亂之逆撫泉自簡徵所署印累年不發地方亂擾公審勢于

諸君曰、湖平沐川勢孤乘此治之如破竹矣衆以爲然乃檄兆卒千人往擊之沐川果震恐即日奉印綬出公之始入蜀也安家蕭遣人來迎有黃金及土產異材之贈公庭叱而拒之及是蠻被擒撫按會審間公舉卻金事詰蠻蠻叩首謝坐上相顧歎服公嘗緣僉事道播州播之宣慰以金寶帶爲餽公責之宣慰曰此土官事當道常禮爾顧公勿與公辭色愈厲乃持去後聞公邦贊金事曰吾得罪于公矣鎮守內臣奉旨行屬採玉督併嚴甚蜀地素不產此屬吏抹擻惶駭無措公上疏詞誼剴切遂得已雲貴道經大壩

永寧永寧蠻以易茶爲由每出行劫土官吳能谷忩易置堡砦設集場于境上立通把主之商旅稱便成珙青山各種獠羅羅漢民交易飄致爭殺議者欲建長官司不果公圖集丁者使成村落而禁諸獠羅于本境交易不得更互出入至今民夷各守其業不相淩暴公持身清肅令行事立辦他如付役陴隍廨時脩廢作興學校表章文獻增創船背理壘竟滯注曆之美不可殫紀瀘人嘗立公生祠于尹大師祠西而刻石以繫其去後思焉其四命在江西府晉級復受憲度益嚴舉劾必協十六條宿弊為之一洗所決獄擬

撫臣百數權豪請囑力拒弗從利害在前不少爲避
忌寧藩暨鎮守內臣所倖發厥姦有犯皆痛懲以法
或銜之不置思加中傷顧偵伺無所得其五命益嘗
道亦有弗悦者因其言改調貴州俸秩則仍視前職
當道論定固又將保任公也貴州其年普安用兵公
竟兼督餉之責總督尚書工公軾入境首趣公至多
方籌畫公以身任之軍前足用先攻陸陸寨次渡盤
江遂成大功公之贊助居多凱旋未幾廷命治先啓
戮失機者罪撫巡委公勘覈咸迹其實擒方兵過之
餘官私耗匱公宣上德諭下情勸分平糶均息稱役

[illegible]滅頑哥得牧民體其幾先勇退僚友有勸留者不聽　孝宗錄公前督餉勞差官就賜金幣　武帝即阼思進階中奉大夫其卒距其生正統巳未享壽七十公諱安字時泰其先廬陵人宋建炎初有歟雲疑者請社渭洲始家益陽曾祖太珍不仕元世祖允敬國初辟人材亦不仕考時敏世其隱德用公貴贈戶部主事妣王氏贈安人

貴州左參政羅先生墓志銘　羅欽順

先生諱璟字宗溫石齋其號姓羅氏吉水桃林里人大父諱汝敬累官工部右侍郎聲望烜赫父諱勉遂贈參政大夫紹興府同知母曾氏贈宜人先生生有異質雙瞳炯炯三歲喪母即知擗棺而哭長從仲兄琺叔兄璞兩貢士受業成化甲午魁領鄉書辛丑再下第歸偶因事他出一夕心動匍匐而返則參政君屬疾已危遂獲躬承治命凡四上春官不遇都御史任仁遷公稔其學行延致爲子姪師諸達官亦相繼遣子就學悉心誨誘多底于成若今少保序菴李公

其最顯者居兩年是爲弘治己酉所知多諷以宜及時有爲乃播然勉就銓試太宰三原王公偉其論擢實首選奏授紹興府同知同知以清戎爲首務初至歷稽前政卒無可攷乃出己意創造歸衛歸姓二冊一覽即洞見本末弊無所容當道善之下其法於列郡山陰民有婦弗檢事覺自盡其父誣壻殺之獄成令手先生當覆訊具得其情謂其令曰此律有明文自當勿論可濫及無辜邪其誣遂白蕭山海塘圮承檄董千夫往築計丈分授之令簡慮周功以時成而高壯可久濱海之民大蒙其利每祈晴禱雨多獲奇

應蒞任凡九年賢聲藉甚屢爲當道所薦擢思南知
府府治依山無城郭盜賊虎狼積爲民患首設方略
築土城以爲固甃其四門置兵守之前患頓息新學
校選生徒親爲講說以開導之撫民以寬御土官一
以法土官有張羽者以餽茶爲名中藏金銀器數事
輒斥去威令大行踰年苗賊米魯等作亂制命大臣
總川湖雲貴兵討之先生被選督餉一夕次杏城賊
偵知賊中陰謀亟伏兵要地爲備夜二鼓賊眾至伏
兵起而擊之獲其酋黃貫熊大輔喜動軍門進至關
索嶺馬驚逸墜崖下息僅屬信宿小愈即強起治事

比賊平多累未嘗乏供也捷聞有白金綵幣之賚俄遭論免官先生聞而歎曰貝錦成矣吾何爲哉但當訓吾子孫以報國爾竟以平賊功陞貴州左叅政致仕歸則放情山水闢養高别業構獨清亭以居讀書哦詩惟意所欲嘉賓時至相與劇談暢飲意豁如也孝友之誠老而彌篤葺祖祠表先德修族譜經理先塋皆盡心力而爲之正德巳巳盜起于鄉與曾南泉憲副協謀創立保伍以折其勢辛未流賊逼境復尋初約聲勢張合羣兇竟莫敢犯一鄉賴之嘉靖壬辰壽九十適遇　國慶覃恩　誥封中憲大夫須禱篇

章多大手筆皆其傳經啓後之故也先生清明康諮而心志尤樂應酬賀客終日無少倦見者無不驚歎以為人瑞云乙未初夏感微疾七月二十七日端坐而逝

貴州布政使司右叅政陳公良謨墓表

王世貞

隆慶壬申之三月致仕貴州右叅政栁塘陳公卒於家年九十一矣而公之鄉搢紳大夫諸生吏民環顧咨嗟而歎曰公胡不百歲也則又曰嗟復有篤孝揚親如陳公者乎蓋公生甫十月而父承德公捐館母鄒安人矢天而撫公以長也公自以生不及識承德公覩遺像輒涕洟而事鄒安人𤍠蒸敬謹四十年一日也舉進士需選則棄之歸省鄒安人卒毀瘠幾殆服除廬於墓者五載而始出𦂳嘗走海內名公卿若

邵文莊王肅敏韋志表哀誄數百千首以不朽都安人而公後篤老矣居嘗祭伏泣祠下孺子慕也則又曰嚮復有難進易退恬澹如陳公者乎公有聲邑諸生間爲易甚精而屬鄉試安吉廖守奇公材而謂歸安武令當入叅試事且治易也以一束帛俾公執武令公固謝弗肯往已武令果叅試而薦公預鄉薦廖守始得公謝弗往狀不懌至是乃服曰吾不如陳生遠然武令胡渠能識汗血哉公舉進士八年而始得工部主事時且有給事御史選謂少需之公趣辭之官改刑部復乞南爲祠部遷車駕員外郎爲刑部郎

再改儀部徘徊郎署者十年而始得參議湖省西臺
副與卒滿考而始得參政貴省以道遠多痔不欲傍
親避慨然致其仕歸僅五十七歲耳家貲分三之二
御史先後尉薦以應數四而公無尺字走燕中覓老
死趣也則又曰噫復有循吏爲德於國如陳公者乎
公之攝泉徂徠嵩岱啓閉以時即尊官巨當毋得通
糧艘畢而先糧艘畢即容船以次魚貫進不爲苛咬
以待漕卒商旅懽洽道矣而遠邑墻夫來受役者八
百人所募傭而得卒持至十金不止公盡革之第徵
人二金而郡庫大約人省可八金而三歲獲四千六

百金之羨以餉河大與公小假輒召諸生講說經義
貧則爲錢膏油諸生多與重者吳太守嶽憲副孟祺
其選也爲刑部而王勇者挾戚畹張甚皆道抨潘御
史會以訟事入部錢手語侵尚書尚書第唯唯遣出
而中恚甚試以屬公設法捕得之窮治姦狀論如律
爲譏將督太和山不私其山佃人出其僥者俾佑州
民役刑爲猾蔽劇使將所平亭疑獄若而人所縱舍
挾累若而人至於繼貪墨抑豪右偘偘在法表闡部
蔚然則又曰嘻復有食廉于官于家少老一致如陳
公者乎濬河栁楂利歲千緡泉夫贖役亦千緡太和

山佃人亦可千緡杳金稱之公前後悉以歸官中貲人守太和者冀交驩公説日得公詩袖數百金及他珍物爲報公怒欲劾治之急尾出長跽謝過乃已公歸而壁纍蕭條山田百畝恒無幾舍勿計也有同介公友書爲沈侍御居間侍御公所厚始心許之徐出千金爲壽公遽入內竟日不復出巷澗俗士大夫以財相高獨見公口不敢及利矣則又曰嗟復有矩脩內外行醇懿如陳公者乎公十四而爲邑諸生時當議月邑令司諸生咸踴躍相許吹公獨默然不少貶脩令奇之曰是兒國器也盎生平無登籙破老之

好矣則又曰嚋復有長厚爲德其鄉如陳公者乎公
雖窘無儋石儲然姻黨宗族有待而舉火者公所恩
施人輒忘之人所恩施公即一飯弗忘也或謂公當
修郄公曰我固不知郄也其爲長者如此則又曰嚋
復有博學能文章彬然如陳公者乎公十歲而能歌
詩於書鮮所不讀所著有天目山房存稿山房摘稿
和陶小稿見聞紀訓弦韋纂要族譜數十百卷藏于
家知者以爲有會昌黎風公意弗屑也益九十而
讀書璟然不衰所講揮灑立就矣則又曰嚋復有見
道明性洒洒則詣如陳公者乎公嘗從學湛氏與鄒

呂諸君子游然其紲門戶杜口耳耍之有當於心者
非師友所得與也始而主誠終而湛然忘之一切世
好如洗留不戀生逝不厭竄其眞有道者歟已而復
次嗟歎曰公胡不百歲也蓋公常從吳興社其社之
老大司空蔣公劉公大司冦顧公輩雖少長於公咸
推遜公以爲弗如而諸公亦後先物故獨公在公長
身玉立翛翛若雲際鶴老猶能細書聰明彊識好奇
之士以爲當仙去不死胡但百歲也而今已矣則豈
惟搢紳大夫諸生吏民哉蓋天下之人惜之於是公
爲儀部郞與試南京知名之士三十有七人而先司

馬府君與馬府君之子世貞嘗挍部吳與謹因搢紳大夫諸生吏民之論而表之曰有明賢大夫陳公之墓公諱艮謨字中夫別號棟塘有子二人敬則孝則敬則最賢而文其先系配嗣生卒月日詳志中

貴州布政司叅議尤安禮傳

尤安禮字文度長洲人父義字從道元末師陳慕學辟樞密掾遭亂屏居二十年洪武中舉人才授湖廣布政司經歷以廉謹稱性沉厚明哲處患難不失守著元史輯要藏于家安禮尤純厚少從父寓武昌與楊尚書翥楊文貞士奇友善相勵以德業歸補生員巷邂逅一姝若將獻笑者安禮亟引去後不復由是路同學生陳文學當遠戍泣告安禮吾必不生還妻當弗能守奈幼女何安禮曰安禮存子勿恤此吾有子當娶之也而陳果死妻乃克守義安禮無子以弟

之子爲後即聘之弟以女有疾不可安禮曰吾豈食
言於以友卒娶之安禮教諭崇安秩滿諸生詣闕請
留　上命增秩還任尋擢武庫郎中有馬主簿面肆
詬詈安禮走徐言馬君改常矣旬日馬死擢貴州叅
議病歸不出太守況鍾朝京師文貞問安禮起居鍾
謝不知及歸往候之見所居隘陋欲割官地益之堅
謝不受安禮平居若無可否至辨認理欲毫芥不苟
孫淳字公厚爲平陽教諭遷知鉛山縣改永年居官
廉慎致仕歸卒

貴州布政司左叅議杜公詩行狀　張鳳翼

公諱詩字與言始祖仲源自蜀徙吳遂占籍爲吳縣人數傳至東原先生瓊篤行博雅濬德弗耀吾吳談文獻者指必首屈東原先生先生以子侍御貴贈文林郎祀鄉賢公五世祖也自東原先生至寺副君世其德是篤生公公生禀秀慧舉止端莊與常兒殊祖父咸以元宗目之第羸瘠多病不欲督以佔嗶而公獨奮勵不覩于園究心經史罔有遺力尤精于易不啻韋編之三絕而已弱冠遊庠校聲籍籍起督學楊直指號爲知文一試首公後此諸督學無不列公高

等者由是從游者日衆己酉中應天鄉試凡五上公車乃慨然歎曰丈夫學貴有以表見將矻矻老明經乎于是則就選銓曹冢宰讀公試卷異之俾司常德理常德俗故健訟好盡其辭公無事發摘而兩造帖服監司知公才宜盤錯乃檄公查盤靖當湖北銅鐵魚課之利衛守歲多侵牟公發其事無所避先是爲儲穀舊守既漁其利復叅厥籍繼至者無可稽多坐監守自盜當是時應讁戍者四人公爲集官吏悉心稽驗積歲所入更浮于出乃爲雪四人罪上下服其公明焉綏寧縣治密邇于猺其城多廢堞公亟以庫

銀茸之不三日猿果入居無所得而去州人以爲非公先見民且不免剽掠也銅鼓俗故獷悍其不逞者羣而歃血立盟推其豪爲之魁號曰華款武斷于其鄉有違華款令者家立破民苦之甚于盜大吏議勦公單車赴之名所謂華款錢周君者詣之辭詳數百言大都言三尺不可犯毋流倖旦夕坐待俱斃轉禍爲福正在此時周等初率百人衷刃庭下左右莫不愕顧及聞之泣數行下咸謝罪求自新不浹旬諸渠魁相告語散遣其黨公假便宜以斗酒犒之導之金鼓以示甄別聲聞方開咸聳聞莫不爭先款服竟不

頗兵也隆慶丁卯遴興楚省鄉試事閱卷得數人俱前列又皆楚材也武備文事聲冠一時監司刻薦凡四例且得行取守則娟公而擠之使不得與取然亦不失廷評之擢辭常之日行李蕭然擔夫有以踣破一笥衆目視之皆圖書壓格也楚人益信其清云官輦轂下寓僧寮數椽僅僅蔽風雨務清心致志參酌讞獄期情與法比必文無害乃已有疑獄則為平反卿佐以下竟莫能奪雖有功之以恕求情不是過也辛未遷右寺寺副壬申　穆廟賓天公捧哀詔使南北直隸暨兩廣諸守臣贈遺毫不入橐識者韙之乙

亥擢僉四川按察司事蜀鹽務最務舊有專官至是
方議汰冗乃併水利驛傳茶法爲一道特賜　璽書
以行公至蜀悉爲究心凡法所因革必簡必便若鹽
戸集輸而鹽課以饒私易有禁而茶法以行驛傳均
節而軍民兩便一職既兼衆善悉舉馬瀚集長一時
有事雖仔公攝二司事案山積吏蜂擁待署公口耳
受授若流戊寅入賀邵縣吏有長大之犢公悉卻之
監司勝爲有云一塵不染之操庶務兼理之才皆實
語也撫臣以所其同年故與公有隙公屹然不動必大
日吾心事如青天白日安能覩人眉睫耶卽移病撫

臣漸悔投刺問安御史相與强之起乃出視事無何擢貴州布政司左參議分守貴寧道經銅鼓等鎮軍民羣聚觀之曰是曩時散遣華款者也時烏撒與烏蒙爭地界讐殺積有年公至以數語諭解兩酋心服聽命土官安國亨地界黔蜀間富强爲諸部最所爲多不法前此出兵勦之反爲所屻僅奏褫其冠帶薄罰示創而國亨求雪不已分巡勘其事業已爲所餌第以地相管轄必得公成議乃可復分巡于勘事時避容祈公公以此酋雄黠難制今尚爲姑息若復假名器是爲翼虎將來弗靖孰任其咎分巡語塞撫按

竟是公議分巡大衍公值庚辰大計其鄉人在銓司遂得中傷公以年老致仕報至公怡然就道曰吾志也懸車已晚矣撫按藩臬咸惜其去求其故而不得公亦不言士民攀轅乞留公爲逗一宿乃行其分巡竟以賄敗公歸家杜門非公事不謁官府或勸之爲子孫計公曰吾累世儒素食貧當耳且令後世爲清白吏子孫不可乎公忠孝天植友愛兼至自通籍以至懸車畢生以至遲暮教睦則敘急必問擁交則存亡如一第其撫恩庇於淑澍物濟本于性成遂以感觸嬰疾不起嗚呼哀哉公卒萬曆十六年四月去其

皇正德十三年十二月年七十有一

貴州按察使胡嶅傳　　實錄

貴州按察使胡嶅字士建江西新淦縣人洪武中由國學生授尋安軍民府通判綵子寧處其賢陞泉州府知府府郡積弊政嶅一切革之而興利於民父老朔望謁見必使諭子弟遷善遠罪郡中翕然從化每判死刑及徒配案輒悄然心憂曰吾爲民父母不能導之善是吾過也郡諸生久廢學嶅申敎養之令而躬督之諸生駸駸有成名修永樂大典民耆老有號泣送之者泉後更數守其民思嶅不已益其治民撫恤如子養之教之惟恐或傷陞貴州按察使治尚寬

爾而法不可原者亦不貸民吏咸敬愛之三載入覲
年七十一乞致仕從之歸未幾以宣德三年卒嵩爲
人和厚簡重言必循禮而持行有恒云

貴州按察使凃公謙神道碑　劉定之

凃公諱謙字恆讓豐城人曾祖文德祖國昇仍世不仕父永載封文林郎監察御史母俞氏封孺人皆以公故公少受父命與諸弟各治一經年十七能以所業試江右雖未薦然今都御史石公璞在棘場奇其才取補郡庠生正統乙丑舉進士歷官雲南道監察御史山東副使貴州按察使甫命而卒其爲御史值

聖駕北巡未返議建儲以繫邦本誅戮奸所當務者數事皆見嘉納行河南革奸弊貸之餘爲士子問難經史以開發之行山西時遂以病退修茅陳缺被

浦卒伍失以撫鄆并滄殘又爲之虔禱得雨以甦旱
武帥以兵興冬故既請罷綠邊儒賞又欲并罷其稍
近內地者公力言其非得皆不罷其爲寃則以與隸
有常額而多者或至倍從伻輸貲免役傷廉尤甚於
是額外悉斥去之〻使不令出臺門慮其或交通假
託爲奸利理冤獄死得生者踰十重從輕者過千治
河沙灣劾勤縣歲賑饑青州諸處官出白金三千兩
勸富室出粟三萬石民賴以全濟去晉所部郡邑守
令以下官巡撫大臣以公無所曲徇多從之去者無
怨言臨清當南北京衢要以公領其處庶卒衆而猾

出納爲患汰減之有司就官地造買肆收貸錢入已
奪以給公費值歲又饑分就食者居于神廟與老釋
之廬飼以糜粥病給藥餌死則葬隙地瘞焉爲勞過
于在青時所活者彌多前此未過時人有傚倣之者
及既顯待以禮終身儉約自將不以祿入既加變其
常度詩文慕古有觀風朝天奏議等稿若干卷卒年
三十有九時天順元年五月也予觀當時所託以清
庶政者宗憲臣不爲無人然克舉職若公亦鮮見矣方
漸起也而天遽奪之何哉豈不可惜歟乎

貴州按察使于公鳌墓志銘　韓邦奇

公諱鳌字器之號雲心于氏之先本揚之儀真人勝國末諱彥成者徙籍于滁洪武初彥成伯子小乙從戎鎮江衛卒從高祖忠嗣之改補滁州曾大父和來省樂其土遂家于滁父謙號南溪母莊氏成化六年庚寅正月八日生公公生而穎悟甫十九歲廪于州庠以治壬子應天鄉試中式春試弗第入太學歷事刑部留心律例諸生或曰子于學務乎而嫁耶將備大人之事乎公曰書言與常作之師是　翼宗創述精意一代法程也況今日歷事乎非昔國學諸生

也正德戊辰登進士授戸部主事部送大倉銀十數萬給邊羨餘數百悉籍以付主者嗣部檄主守徐州倉以眞修例庚午時太宰以風憲重要宜博選天下知名有効士充之且以其事寄付文選主事韓邦奇兩京部寺及府佐以下預選者三十餘人公爲濠薦焉改授廣西道監察御史公有憂色曰朋盍之々可柔鼎重之勝可懼也而御史之聲名乃著逦歷三載奏最於是南溪翁封文林郎監察御史莊贈孺人繼母周及室余并封孺人尋奉勑督長蘆鹽法兼視河道所至刻弊剔蠹風裁月持時薊賊楊虎等大掠河

間諸郡縣勢甚猖獗公適駐滄賊前驅猝至城下州守遁去人情惶駭莫爲守賊登城雖甚公策賊衆多脅從非得已者服朱衣坐臺中臺面城遍賊從城上望見公相戒曰毋驚動欲差二相率詣臺門乞命公諭以無留城中及殺人劫庫自作首惡並許自新皆惟叫羅拜而去公命吏數輩招降數百人賊勢孤黨兇就縛後按巡宣大宗屬監軍斬養誘脅大戶包攬而率乾沒公私受贓公廉知之詭曰是多詐誘爲有帝胄中貴不自愛重者掩捕十數人治其罪勒限令償上下洶洶莫敢犯踰年代還有武臣獻其妹侍

武廟而憑藉寵靈緣爲奸利公率衆御史攻之不報抗疏再陳至曰不韋進美姬而潛易秦春申咸李園而卒傾楚明皇寵祿山而幾危唐亦不報左都御史彭公韶許可衡器公令與張御史淮看詳諸文字會大理寺丞缺員銓部欲擬公公聞之急白彭公言故事官卽等當以條差周御史倫實先于鍪階弗可遜彭公歎曰君可謂虞廷之吏矣丙子陞浙江按察司副使浙爲大藩獄訟繁劇號難理公治之易初孝豐土豪湯毛等負險拒命積歲不服　上命都御史張公津提兵克之公與議協有白金文綺之賜壬午

今天子龍飛覃恩臣下南溪翁得與公服色同進金紫既陞山東按察使初余孺人卒繼室宣聖裔孫及使命下公引嫌求改適考察當路有銜公弗銜者爲非誥中之遂調貴州公曰吾樹心無作已矣人言詎損我哉欣然抵家拜先隴登堂稱壽名民季姻友陳說平生無幾微見顏面乃抵貴貴俗故龎厚又莫有撓者公甚安之嘗曰得行其志者其貴賜乎乙酉入覲然公意亦倦游矣遂致仕時年五十有五南溪翁既八十翁之弟率庵居士亦七十有七皆白首康彊歲時公率弟姪洎子若孫殆數百指拜階下人歎

衆以為難得公自筮仕至休致一廉自持比歸囊無餘貲已而貴陽舊僚致前未支俸七十金至付于弟令綱紀以贈生家始日給乃買田左山之麓構屋其上縱蒔花木義與杭公滙額之曰上泉莊因自謂泉莊老農且為莊之十四景各有標題徜徉睥睨超然有舞雩之意且曰景外之景標題豈能窮哉南溪翁病公侍湯藥如少兒既卒斂葬虞祔一如古禮比禫則公年亦七十矣與鄉先生為清平會公自里居雖絕不干謁然不忘拯世之志凡有可以便民裨治者必告有司[illegible]懷無隱問學務精詩文不事模擬而能

道已所欲言尤究心六書之學平生精力健甚幾八
十燭下猶能作蠅頭楷書衆以爲難耄未艾也乃丁
未冬病胃痛藥不即功以今戊申春二月卒享年七
十有九

貴州按察司按察使朱公璣墓表　許宗魯

朱公名璣字文瑞永平灤州人也初其祖諱成發化公乃寓生穎秀絕類孝友餅儷乃以文行升之學宮繼乃掄薦於鄉賜第於廷滇服之南文風丕倡厥望煒振爲岳爲星簉仕棘寺持衡刑頌參部之成低昂就律僉曰平哉民以無冤矣爰命僉貴臬持憲軔斬詰戎井井霜嚴日明風清弊絕乃晉副臬飭兵邊徼威震虓豕惠被草木負固之區逋逃之藪革心稽首罔不率從殺以生之厥惟仁哉功緒望隆奮登藩政節度弛張兵食咸宜鄄傅命利涉大川皆其恩也終將

長憲神明不爽齊靈惟公聲敎洋溢布於要荒椎首
卉服之夫擁矛佩弧之俗舉奉王章不愆於度厥官
懋矣顧乃漸進方職嘉遯惟貞釋其軒冕歸與丘園
優游太平終以沒世古稱哲人惟幾嗚呼允哉乃秉
心湛素誆躬自白行巳恬逃賄幣獨違進不戾乎官
箴退有孚於士論可謂完也已矣夫少有英譽表倡
於鄉長有華聲表儀於國末有貞風表範於世斯三
者皆公之所自表也人謀奚與焉爰用述之表樹阡
隧陵谷雖移公名無斁後有作者惟公之式哉

貴州按察使羅公欽德墓志銘

嘉靖庚戌冬十有一月壬寅毅軒羅公卒於西岡里第其生成化壬辰某月某甲子享年七十有九公年登三十始入仕仕十餘年年纔四十有六輒引疾侍親間徜徉溪山登高眺遠或默坐觀書吟詠自適也晚歲獨處一室常杜門謝賓郎妻子希見其面故聞者疑其有呼吸導引之術而果以然[illegible]然公靡靜寡慾自足以含和葆貞術非其所屑事者也公將葬子瑠請予曰玄堂之石當有辭先人不朽其將在茲嗚呼公之德聞於四方一時名公碩儒若石淙楊公一

消松皋許公讚甬川張公邦奇咸稱公清嚴絕俗斐
然成章陽明王公守仁與師討賊以忠義薦吏部書
公考覈公乞休疏有廉潔嚴明之獎兩被制辭有抱
忠恩孝勇退玄修之褒無間識不識皆以爲不過其
情豈賴區區者爲不朽耶按羅氏先世居豫章宋紹
興間有主簿泰和者留家缺城數傳徙今西閭公諱
某字某縣縣訓導贈南京吏部右侍郎諱某其祖南
京國子助教累封南京吏部右侍郎栗齋翁諱某其
父贈淑人曾氏其母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諡文莊
諱某其兄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諱某其弟舉進士第

二人及第翰林編修珵其子也公自幼秀爽頴悟年十四五隨果齋翁宦邸父子兄弟自相講習弘治乙卯與都憲公同領江西鄉薦公名第七己未同登進士高第於時文莊官翰林三羅之名隱隱動兩京公卿大夫咸欲識其為人而公靜居簡出至有欲見而固辭者當途疑其倨乃故抑其選除兩浙都轉運使司副使至則袪宿蠹革沿習之非要主於不爲貨疚居久之遺妻子歸養官舍蕭然若禪院正德初中官鎮浙者恣甚索部吏金動盈百獨未嘗向公啓齒勢家冒鹽禁莫之敢問獨公被委制鹽悉毀其廠沉之

其見嚴如此於是聲聞四起而柳公者猶在位故久
不調已已陞四川司員外郎尋轉福建司郎中辛未
遷浙江布政司左參議盜起饒撫間通常山開化公
與分巡僉事提兵境上整飭調度先聲大振賊不敢
近癸酉秋入賀　萬壽節取便歸省遂欲留養明年
春會當述職期吏部奉詔舉藩臬大吏堪旌擢者得
十有六人公與焉賜羊酒綵幣尋陞按察司副使奉
璽書巡海鎮巡官移檄敦促乃復往至則簡帥練士
除器督餉凡飭弛剔蠹俱有法凜凜弗可犯既而請
寬海船之禁議開學海道以育戎家子使知禮義人

用是知公藹然愷悌非憸邪少恩者是冬上疏乞骸不許丁丑入覲歸即移書巡按御史稱疾臥家情詞甚切御史以聞詔許暫致其事疾愈召用蓋異數也嘉靖丙戌璽書即家拜湖廣靖州整飭兵備按察副使移疾未行陞貴州按察使復堅臥懇請　朝廷知不可強遂從其志家居三十年謝絕造請惟郡邑公疾亟始一入城然不以冠服隨視疾臨喪後竟不見縣令而還公天性孝友栗齋翁或不悅輒長跽引罪色霽乃已自浙得請歸日旦暮侍凡材依依若孺子如是者七年翁隻字片紙寶之不啻拱璧微言細行札

記扉遺緘時曾淑人嘗爲製布履既貴猶寶藏之提覽輒摧痛不勝臨終命納諸棺以殉昆弟間勸德規過勢利未嘗掛口聞奔兢及陵轢人者則喟然大息因以戒其子孫且曰遺爾以安勿貽後悔努力問學無忝所生此吾志也初號毅軒既又號介石居士浮漚道人所著有浮漚雜稿續草若干卷閑中瑣錄二卷公資性近狷然讀其詩文酬答知遇禮際親故詞旨溫然不見其斬絕厓異離人而拂俗者念菴羅子洪先貽公詩云迹同康節少遊日道比希夷非引年人以爲善狀公而公指示其孫曰此不類我其自贊有似仙非仙似佛非佛之語味莫測其意焉

貴州按察司副使張公敏墓表　周洪謨

公諱敏字以達姓張公其先有諱蒼者仕晉以兵部尚書守泉州家于南安數傳至唐康州刺史及遷浦城生福州軍判官修判官生南唐光祿大夫檢校太傅高州刺史仔鈞太傅子十五人有曰仁徹檢校郎中其七世孫台州太守冲生岳州察推李徙居新昌子三人季曰天與宋大理評事愛邑西歷泉山水之勝遂卜築焉高祖在初曾祖文華祖延塔考仕潮皆弗仕而以學雄里閈公生凝重不好戲狎既遊泮宮累奇於鄉試事二親愛敬備至母病躬侍湯藥衣不

解帶者三月既殁哀毀踰制處昆弟篤友愛外舅無子晚年家不振築居迎養於鄉之南塘及卒以禮歸其先塋永樂癸卯貢入太學宣德辛亥吏部試在優等擢行在刑部雲南司主事其司理京邑訟甚劇公燭幽微析肯綮一主於寬恕大司寇甚器之三載績最獲受勑命封其父母正統丁巳丁外艱服闋改本部福建司主事頃之陞陝西司郎中凡部有大獄必資公讞辛奏必公閱而後上歲辛卯獄囚破獄走諸司懼累凡死罪必殘虐以速其斃曰重囚處決自有定期何致庾死在防之耳因開之感泣始公之京次

呂梁吏王謙卅殁妻溺惟一子尚幼公爲娶妻俾歸
祀其宗丙寅用大臣薦陞貴州按察司副使凡所臨
袪弊蠹飭武備修學政時苗賊猖獗攻圍城堡徼截
阻絶饋餉莫繼公設策通道大軍始得進邊儲寖給
諸賊解圍去齊民甚德之景泰壬申引年歸訓子孫
以學歲時祀先一遵家禮構精舍數楹外藝花木植
花卉日與朋輩相羊其間以絃以奕以觴以詠暇則
適興泉石之閒有舞雩氣象鄉之北有嶺曰花佃勢
極險峻每風雨行旅苦之公捐貲剗夷其椒繚以垣
牆以田募人守之以便行道者止宿天順甲申承

誥進階亞中大夫服三品冠服成化辛卯秋九月二十六日疾革名子孫謂曰吾爲臣得佚致爲子得全歸庶無憾矣若等無隊先業可也言訖卽逝得年八十有六

貴州按察司副使陳公琦墓志銘　王　鏊

弘治十七年六月二日前貴州按察副使陳公卒年六十有六初公按江西有李都御史者與民爭水利積數年無敢決者公曰吾請決之盡以其地歸諸民李嗛之未發也久之公遷貴州李時為吏部考察見公名曰是陳某耶即泚筆抹去之物論譁然嘗屬使宋然率軍民抗疏留之不報公罷歸吳中家具蕭然至粥書自給有司援天順詔例歲給米五石日與學者講解經義有感觸輒發於詩佔畢呻吟病咯血吟猶不止竟卒君諱琦字粹之考諱茂封奉政大夫江

西按察司僉事陳之先本吳人以醫辟居京師公少
占順天鄉試成化丙戌登進士授南京大理寺副歷
寺正江西按察僉事貴州按察副使公在官累辯疑
獄廬陵有儒生夜過里人胡甲被殺官執胡胡自誣
服公曰豈有殺人而自置於門者訊之則儒生有仇
知其夜適胡也殺之胡得釋劇盜數十人爲曹白晝
摽掠無禁公出令獲一人者賞若干縱其脩厚遇之
乃得悉其巢穴掩捕立盡清戎御史大煽酷虐要引
平民公爭之不得乃出理所分道民悉自首實御史
誣執二百餘家悉縱歸晨比御史去民手瓦石亟擊

之而爲歌謠以頌公公所至興學獎士見韋素有文行折節下之負權勢者視之如無竟以是罷歸曰噫嘗冷菴唯義之耽恩文咨咨孔孔且直官詘名振孰云我貧我貧我安講道以哦於戲逝矣傷如之何

貴州按察司副使閔聞傳

閔聞臨清州人父𤧞字孟周弘治戊午鄉薦閔氏世錄姓中道不遣鎬特立獨行力學安貧鄉閭說其純正監司郡守偉其志節既得舉授饒陽教諭築室以娛其親非甚病遠出未嘗一日去左右也學官圮殫力葺之敎諸生躬爲校課三年改寶坻以父憂歸寢苫枕塊三日一食又時方冬因遘疾姻婭環視公曰毀不滅性禮也不日行法以俟命乎公泣而卒嘉靖庚寅祀於鄉賢閔字尚友生而異質讀書過目不忘年十七舉於鄉家居予取一介不苟正德丁丑第進

士選翰林庶吉士以憂歸起補吏科給事中正色立
朝天下想望風釆　今皇帝繼統闓議初政凡八疏
其大者宰相以定策功進伯爵又大賞廻扈諸臣公
抗言自古厚援立之功則威柄弱私隨從之人則侍
御驕兇親戚之禁則請託行事遂寢時給事中史道
亦論宰執兵部尚書劾道誹謗御史曹嘉因力詆本
兵黨附內閣疏草萬言公所具也又立樓柵斥言大
臣黨附者如婦人由是公與道嘉俱得譴府論高之
今獻蔡言稱館中三傑公所謂雲閘蒙自丞也居一
年詔復原官公歸疏以丞職致仕不得請都諫劉世

揚表天下廉吏七人公在首列兩臺交薦吏部檄有
司勸駕者凡十有四進河南按察僉事浙江副使以
慶禮入都張文定公引用甚力不從改貴州提學五
疏乞罷杜門却掃課子行圍鄉人未嘗亟見其面也
公早以文章名世非關世教不作所著奏草泊餘廿
子華谷文紀詩紀南行北還諸稿總四十卷

貴州諸觀察偁傳　　戚元佐

公名偁字揚伯嘉興人大父忠爲梧州守父敷隱居教授通陰陽家術公幼孱弱多病未知學羈丱時猶逐里閈羣兒嬉有僧明欽博學善相人與敷友見嬉戲謂敷曰郎君清雅逼人急令讀書當貴顯於是敷授之業公資頴發好學數載盡通經史百家言性尤嗜古見古人圖畫墨蹟輙心注之又善通音律凡伶部詞曲無不諳其節奏暇則潛自吟哦不屑對人談多雄辯時出詼諧爲文章詩詞務鈎玄發微有深潛之思然甚不易就故嘗題其舉子草曰求速不求精

及其屬橐復然終不能變慮以從率易也以是數躓於林閒幾四十始登第時正德丁丑授黃梅令黃梅素號難治又罹宸濠亂後民罷憊多就亡匿公撫之不急而豪猾妨民者則摧抑使不得縱民大感悅越二年以父制歸後起大名因俗而治民之所嗜因而聚之民之所憎因而除之化用大行丙戌轉刑部主事明年丁母周氏艱起復主事歷員外郎擢福建按察僉事總理屯政覈其故剔其姦明其疆理綜其子粒周慎詳密而屯政以舉丁酉進貴州參議貴土官過上官至輒有傀公悉卻之安宣慰者大酋也故事

承蔭者必先行貲于所司乃敢請公廉知之即爲判牒安氏不費一錢而儼然襲居其職後二年擢本省按察副使持法懸平吏民畏悚至有繪像祀于家者辛丑乃上書乞歸甚懇致其仕歸歸時予恭其爲人肖心登之見公行誼有難能焉爲人坦夷不設城府角巾絺衣譙闠里侶親戚恂恂無甚異予兄爲具名縣令并名公黎園子弟呈戲劇爲歌唱亦低聲和之意自得也人視之無不可近至非禮相干則毅然見於色即久要宿契亦終絕之矣性尤嚴于辭受取予自一介之微未嘗玩而染之故歷官二十五年歸橐

蕭然歸而閭以請謁來者即厚賄峻絕之不以聽也嗟乎末世道喪士大夫平居談仁義高峻殊絕人畫例夷也一旦臨財不能陳義為斷輒乾沒以敗比比皆然甚則昏夜乞哀操挚要以自利蒙詬詈甘奴虜而不之惜人面禽鹿舉平生而盡喪之者皆是也公由由于于外若風流逸品而清操絕俗詘勢遺利而一無所汩三軍不能奪其氣也先是閣大臣夏貴溪公舉進士時與公同年引誼交好公之擢貴州也貴溪謂銓司曰諸某者雅秀才也豈宜以西南荒裔居之哉公聞之亦不報謝當是時貴溪公最得君相公

尊重天手可熱使公誠一開口請之則京朝卿寺可
跬步致而甘老鬼方之域又以見其達義命也癸卯
卒年六十七子若孫皆郡邑弟子外孫張正鵠舉進
士刑部郎中

貴州兵備副使沈公霽傳

沈公霽字子公松江華亭人正德辛未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嘉靖癸未遷福建副使丙戌改貴州副使加參政致仕卒年八十五號東海老人少有美質出語驚人讀書過目成誦一日錢文通公溥名見之出畫俾賦一絕先生題曰大舟濟商川白屋出周士抱負有設施誰家讀書子公歎曰此梁棟材也他日必爲偉器布政夏上軒寅奇之以女贅先生年二十一始爲弟子員更受學於蔡副憲曾定齋時中之門作詩賦已而從胡敬齋章楓山講程朱之學歎曰此道學正

脉也何以詩賦爲遂專心正學至忘寢食正德時江
南病水二年上畫水利六條達於俞都憲命有司行
之以利民擢御史往來臺端路出鍾山後湖之間顧
而樂之扁其居曰山水之間每公事暇讀性理大全
書一有所得即記錄味而玩之正德戊寅奉命按視
江北未至全椒三里縣有被誅死者已踰十年矣沿
途而訴先生默聽而目識之至縣坐行臺訴者隨之
入先生與之言因忽不見急索弗獲是時先生獨見
之左右莫見也既而廉得其人遂竟其獄人稱其神
祭酒汪偉立雪究紀異碑記之曰不得其死者雖體

魄已朽而其望貽雪於仁明正直得爲之君子猶耿耿不滅此所以不感於他人而獨有感於侍御夫豈偶然之故哉而君之仁明正直鬼神叅先識之矣時值大水歲饑上疏請發粟賑之活者數十萬逆璫諱爲不執特抗章言之不報恭遇　聖駕駐蹕南都累疏請回鑾言極剴切時儲嗣未立特疏請建宗室之賢以繫天下望不報若備邊任將修德省愆親賢遠佞救災安民及興利除弊振舉科目崇正學闢異端廣言路疎內官整紀綱前後百餘疏時論偉之遷副使肅清海道擒獲叛賊吳三黃福郭四等一十餘起

民甚德之有犯穿窬者先生曰汝能改之吾寬汝罪
盜叩首願改行踰數月復犯捕者獲之盜告捕者曰
向誓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沈青天耶遂自刎府有
沈青天不愛錢日飲清溪水夜來不着眠之謠江西
巡撫舜賢特薦之將名入會閩中有給事中史于光
與海商王勝等欲通番販易乃以貨賂按巡受而許
之先生持曰不可此又盜賊所由起也禁弗容凡事
有誤國害民者皆不曲從人詠之曰公若曲從必得
獎薦先生曰吾豈以身計而誤國害民況吾薑桂之
性老而愈辣雖革官退職亦所不計惟求其是而已

矣巡按嫉之考曰性資偏執遂不果用改貴州兵備副使屆官日君可以不去矣先生曰大丈夫以道濟世不以地之險易時之順逆介懷於中但惟修省以求報效之地可也遂往焉整飭兵憲勳法聖賢率先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而主以誠心建孔子之廟立朱子之祠行白鹿之教夷民由是信服漸知禮義王令稱之他如殲王藤之魁褫蒙氏之魄擒阿向之首不假兵車而元兇懾服小醜感化此皆其善政之卓然者也巡撫袁宗儒巡按施山特薦之將召入處以京職時有大臣竊弄威權者歎曰非其時矣遂引疾

懇乞休致得　旨特謂平生清慎既引疾乞休恬退可嘉進陞貴州布政司右參政致仕平生無私蓄雖歷任不受一物行李蕭然惟圖書數卷而已居家十七年屏絕人事日誦四書六經性理大全諸書辨闡洛語錄潛玩義理驗之身心務爲踐履之學自少沉靜端愨不妄言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性至孝弟聞父母之命即不敢違事兄長如父母有疾親自奉藥以是深知醫道日坐一室誦習未嘗嬉戲接人無小大衆寡一以誠待之未嘗見其忿厲之容居室疏食布衣視爲諸生時略不加飾而產僅給衣食而

已或問先生高居顯爵何自奉若此曰耻惡衣惡食不惟爲學不專抑且教子孫以侈耳嘗曰霽年少時遂有志聖賢之學從胡敬齋章楓山其於古聖賢之書無所不講後在南臺無師友指引公事暇惟日對聖賢廢寢忘食者數年而後豁然貫通始知道理皆具於心不假外求若徒求之紙上而無得於身心亦何益御史周亮北上先生謂之曰治天下在進君子退小人方今小人在位羣邪肆毒君職在諫垣必當上疏進君子退小人乃可致太平也周再拜曰謹如教又曰霽每夜就枕必思所行之事合於理則安

寢或少有未合即起臥不安天明即更其失如事已反而不可更者則書此事於壁後不敢再失也平生雅有著述不自表暴一日檢舊日所著書盡焚之止存語錄四卷閱之日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耳忽遘疾强起正衣冠而坐曰嗚呼死矣哉於心亦無愧哉遂瞑目而逝時嘉靖乙巳十二月十二日也

貴州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蔣公信行狀

柳東伯

正學先生蔣公諱信字卿實號道林其先夙陽人洪武初五世祖諱文舉來判常德郡事遂家焉父諱經號惠庵以公貴贈兵部車駕司員外郎天性慈惠雖自處甚窶而卹人之急如恐不及姚萬氏贈宜人以成化十九年癸卯歲八月丁亥生先生生而骨相隆起神氣朗秀甫六歲入小学誦聲琅琅不輟年十四惠庵公卒先生毀瘠逾禮過於成人年十八攻舉子業督學歐陽公旦餉充弟子員家貧饘粥常不克先

生不少介意稽古求志晏如也鄉邑士多折行輩與之交同受業焉次年補廩膳生太守文橋奄爲比隣聞先生居身有法雖盛暑未嘗袒裼大稱異之會正德改元蒼梧沅江縣令素聞先生名厚贈之先生悉卻不受先生少喜象戲時有郊逆則袖紙枰以往或以玩物爲戒先生即取枰焚之自是不復置一目其天性果決類如此年二十五始與同郡冀闇齋公元亨論學先生嘗曰釋氏只悟得一空即根塵無安脚處吾輩體認天理若見得時則私意自退聽矣一日論大學先生曰知止當是識仁體冀公躍然而起曰

如此則定靜安慮即是以誠敬存之耋先生無所師授只于魯論及定性西銘二書潛心玩索意有所會而冀公平生喜看西銘故不覺一時契合如此五年庚午陽明先生赴謫龍場寓郡西湖普聞有賢杜仁夫者攜其復春詩卷以謁先生常題絕句云安排必定非由我變理從來自屬人堪歎世人渾不解九環丹裏苦偷生陽明先生一見驚以爲奇遂因杜氏偕閣齋見之陽明先生後語冀日如卿實便可作顏子矣無何先生偶抱羸疾久之病益甚先生乃謝絕資粢借寓道林寺祇以一力自隨閉目趺足默坐澄心

常違晝夜不就枕席一日忽香津滿頰一片虛白朗炯見前冷然有省之間而沉疴已脫然去體矣先生嘗曰信初讀魯論及關洛諸書頗見得萬物一體是聖學立根處未敢自信直到三十二歲因病去寺中靜坐將怕死與戀老母念頭一齊斷却如此者半年餘一旦忽覺此心洞然宇宙渾屬一身呼吸痛癢全無間隔乃信得明道所謂廓然大公無內無外是如此自身與萬物平等看是如此以此參之六經無處不合始知向來領會亢只是思索去默識尚遠向來靜坐雖亦有湛然時節還只是箇光景這聖學立根

處豈能容易信得及須是自得又常自謂吾平生學問多自貧病中得之蓋先生於此鍛鍊精純神明渙發自知自信自悅自樂有莫知其所以然亟欲共諸人而又不能以語人者蓋先生所造此其大關鍵而論德者不可不知所自矣戊寅年春督學張甬川公邦奇至郡首延先生與之論學以畏友待之遂為海內知巳毛東塘公伯溫以御史按宿試諸生得先生所為中國相司馬論大加賞歎謂即當魁全楚十月遭母宜人憂甬川公歎息寄詩吊之比葬世俗時日方向拘忌之說一切不用惟擇土色黃燥處以大純

曆所載吉日行事人以爲異而先生斷然不疑已卯秋辰陽門人畢廷謚等十餘人北面請學先生於道林之野築齋廬居之教以靜坐反孔門求仁大旨自是舉業外人始知有聖賢之學而聞風嚮慕者益衆矣嘉靖改元應鄉試内外簾官閱其卷咸慶得眞才試之日先生右肘病瘍書卷不能甚楷主試者謂其不恪也寘下第以先生才望竟屈且久人不堪其憂而先生怡然歸耕若將終身焉者二年癸未先生應歲貢赴京師始謁湛甘泉先生於邸舍執贄四拜因呈平生見處甘泉先生首肯歎曰楚中有是人耶遂

利於民而上或忤當道中或拂鄉士大夫不便者
有司者盡法行之不少顧忌如議革岷江一帶水路
遞驛紅馬船隻人夫歲省官民冒濫之費若干孫各
衛養馬草場多爲豪右占種且久先生申令查丈出
之歸於養馬者牧政以復其議茶馬法謂商番交易
全黎二夷爭路雠殺禍且未已欲得捄弊而全利其
法有三一曰復秤盤之舊二曰禁湖茶之入三曰限
引目之數茶額既定私販自無所容蜀人咸曰自有
年以來革盡私茶之弊未有如先生者署總司事有
殺人二重獄冤繫者十餘年人不能决先生廉得其

殺人者易而釋之手定招擬曲盡律情多所平反戊
戌化皆從學道巡歷校閱於冗濫杜請託崇實行人
莫敢干以私開講於太益書院時遂寧舉人章詡成
都生楊珩南充生張鑑保寧生劉元凱等皆被簡育
一時翕然興起已亥入賀　聖節歸任庚子監鄉試
性學一策出先生手筆自明道善惡皆天理人生而
靜以上不容說數言之外鮮有臻斯理者有道士以
妖術惑愚民武奪於通遠官司使人攝之莫敢近獨
先生使呼之道士作術如初禁不復驗遂寘之法蜀
之俗至是丕變先生嘗所經歷民思其化咸尸祝之

十月陞貴州提學副使辛丑四月赴任作聖諭衍以
為約束好士愛人其氣藹溢見者自知其爲有德之
言次年壬寅於公署左右脩建書院二所左曰文明
右口正學羣一省之士質可與進者廩而誨之有家
難則周䘏之疾則躬視其醫藥時省所業以致勤懇
侍坐弦歌究然家人父子也以是不肖者愧且革情
者勸而文物之度仁讓之風埒於中土矣置陽明先
生祠祭田若干畝奏開普定等十四衞廩膳生額如
中土邑庠之數奏改湖廣清浪等五衞生鄉試附於
貴州增其解額舊多以險遠不能達湖省至是便之

科日日盛城中有黠民易某某某者投入土首司中谿道爲不法延撥趙方崖公大佑訪捕之土酋烏合其衆止城外演武場聲言欲爲變居民惶懼奔避撫院謂當招撫之先生正色曰寧亂而斃我撫不可行也即遣人持牌以法諭之土酋舉手曰若得蔣公處我敢不聽命遂戢衆而歸趙公敬先生不以常禮事有疑必虚心取決焉尋薦於朝謂當以宮輔成均之任畀之不報癸卯先生病且亟懇歸於撫臺劉培菴公以既無養病例復重其去適督府檄取川貴兩司暨能官各一員赴辰沅議邊事劉公遂以委先生越

月議事竣病且愈即歸武陵爲絲馬計劉公以鄉試
事重且數遣人促還任七月抵貴州御史魏古厓公
洪見蜀人有宿憾於先生時復延歷外衛不知先生
來去之由劾奏先生擅離職守遂被旨既是講學爲
某着回原籍爲民其時方嫉道學之名亦不復爲
先生逸矣聞報來裝以正學書院記未脫稿遲二日
乃行劉公見之歎曰先生方作文字即可謂眞道學
矣去之日貴人士皆號泣持先生與不忍別先生留
詩爲之甲辰先生年六十二聞甘泉先生遊南嶽往
從之唱和彌月歸居善德山新構門下士數十人依

立僧會交請益焉先生一切家事不問顧省郡邇歲赤土道歷相屬先生憂形於色郡邑長吏圖所以拯民者必敬詣先生先生亦悉意籌之貪暴斂戕吾民賴先生陰救之澤實多丁未冬奉恩例冠帶閑住戊申巡按湖廣御史王思質公忬薦於朝略云經濟之才性命之學使在聖門當居顏氏之科不報八月再遊南嶽時潘公子正分憲衡陽請先生開講於甘泉精舍石鼓書院登祝融峰觀日出衡士多從遊者遂省甘泉先生於廣東開講於獨岡書院促膝傳心顯言密證先生師生之分豈尋常省覲之情已哉己酉

春始歸總制張淨峰公岳訪先生於德山先生爲之論知宗體要之旨十月始卜築精舍於桃花岡學徒大集先生乃作訓規以示之遠方來者即以精舍田所入廪之先生惟四孟祀祖考一歸城餘日惟端坐愼獨中心堂大觀樓與諸生究極微言或臨池或涉阜廊地坐命諸生歌詩一二首先生時自詠乾坤二卦文七月詩孟子牛山之木生我所欲數章以覺發發進修游息各有節度大要欲人從事於勿忘勿助之間以歸乎中路下至童僕灑掃之間亦曲爲指示蓋先生從容灑脫靡所罣情而清明在躬自無所不

然時講學者多事空談反爲專務篤行者所嗤譏及至先生則人人參心焉冠蓋往來必造其門深者若其實欣其辭淺者亦神解斂衽而心服嘉靖辛亥春坊趙太洲公貞吉以讁官過訪壬子湖廣巡按御史胡梅林公宗憲兩詣槐岡請教以百金助脩舍之費十月遊金牛山益陽令劉儆懇請先生開講於龍洲書院甲寅遣子如川門人槐世英赴廣東爲甘泉先生九十壽乙卯太史羅念菴公洪先以書問格物先生爲之極論其義往復再三羅公深有契合丙辰與憲副陳朗谿公仲録再會甘泉先生於衡山而還戊午

則潘公高計哽咽哭復爲文遣奠之蓋潘公爲先生道誼百年之交而先生之於朋友或卹其難或飾其殯或撫其遺孤尤今世所鮮者連歲以島夷之亂徵土兵永順保靖土酋經過必敬拜先生致歸依之意仍嚴戢其下既歸猶歲時候起居不敢已未作精舍於金霞山與嘉魚尹介石公相陳朋谿公遊爲先生襟度夷粹不爲矯婚之行而辭受之際一介不苟行旅困乏輒捐金濟之不逆其詐一行之善雖在婦孺臧獲亦樂道之不已居起飲食不與常人尚既恭循步重顏不知者皆以爲內養所致十一月辛未感疾

疾遠近門人更迭環侍先生孜孜屬以進學此外一
無語有勸以服藥者荅曰古聖賢如孔子七十三明
道五十四晦庵七十吾德不逮而壽過之俟命足矣
更何藥為疾近危殆而神氣爽然談笑自若未屬纊
前二日作詩二首曰歸仕斤山十六年歌遊多在萬
松間喬松於我浮雲耳請借西風吹上天又曰吾儒
傳性即傳神豈向風塵滯此身分付萬桃岡上月照
須今夜一齊明無何甘泉先生所遣門人謝東湖錫
命齎軸幣為先生八十壽者自廣東至門人洪覺山
若洪兼持馬心庵廷錫問學書自貴陽至先生大喜

十二月庚子命子如川邀曾杲於榻前與之論頃刻之義斯一息尚存之時也二子與諸生侍於前漏下四鼓瞑目端坐而逝時年七十有七門人皆衰絰旅事哀慟如喪考妣遠近聞者莫不震悼學者稱之曰正學先生平居竟日端坐無少惰容及其應酬雖擾意至前而無一毫徵於辭色其祭必彷古禮四孟之外不事俗祭祭之日夙興正衣冠臨朏必親視之敬以卒事其行於家也不嚴而肅不令而共雖童婢未嘗以叱咤及之而門以屏息自進官貴各以及里閈姻婭常款留竟日隨分勉以所當爲而人樂聽其言

不忍遽辭去有少年舉抗不知此學爲何物往往竊非之或偶一接先生則恍然失其故態即不迷執素猶終身歎服焉從遊之士見其根器厚者則亟誘掖之若恐其不入一日就也其薄劣者亦委曲開導之不忍棄絕辭疑辯惑踵至於前或竟日或夜分人或有倦色而先生循循亹亹竭其兩端小有過惟恐蔵先生所知先生偶知亦不忍面正之也而其人媿汗自慙所咨其論格物也則謂格知身家國天下之同乎一物知止知本即是知致乃聖學始條理之事而後此曰擇善曰明善曰盡心知性曰體認天理曰觀未

發氣象皆自此發之論中庸尊德性道問學孔子博文約禮知及仁守莊涖動禮則謂皆為學術偏外者設聖學只是一段原無兩段三段可言論知行則謂昔人以澄徹默識為知隨事檢點為行決非聖人之言論性則謂氣外無性性是氣之精靈只一理而分殊原無天命氣質之別學首惟致其不覩不聞之體復於無聲無臭之初則性善自見論刑名之樂則以為手足腹心之相應無容擬議論不偏則謂聖人以忘我為至憂樂在天下而不在已論古人則謂伊尹之任與夷惠不同故孟子屬之見知之列論治生則

問康濟一身與康濟天下原無二術只大學生衆食寡爲疾用舒四言盡之故治生當先知學其所以栖道要闢佞崇正人心闢邪說真有周程張子所未嘗言者而先生始發之先生之有功斯道可謂大矣先生不屑於藝數之學而於天文地理星曆律算諸子百家往往能涉其大槩其論春秋一經皆斷史之文孔子但取其繁亂者删之一句之內褒貶自明初不假於傳註所著有聖諭衍古大學義槐岡訓規及門人輩所輯道林文集續集後集槐岡日錄道林詩義諸書行於世

貴州按察司僉事方公泌墓表　方豪

象曾祖孔直再從弟曰二宜先生者諱泌字繼源卒于弘治庚申正月十八日葬之潭源二十五年矣未有表其墓者豪每慨曰是後生之咎也厥孫鑽嘗摹其平生大槩促焉時方有湖湘之行今首棄官來歸願為守先生家法繼與從弟純統又促焉遂為之表云其辭曰嗚呼先生可謂完名矣夫先生之未仕也內有司正廷瑞公為之父戴夫人為之母葉徐二夫人為之助侍御克正公處士孔輔公為之兄外有吉士厥崇振為之師侍御徐用和為之友內嚴外賢而

又以合人之力雖饑寒弗之顧宜其學之益廣也故一試而驚人鄉列高第廷預作選是年進士凡三百五十人以易學與一方如我師景端吾公尤甚者書先生妻公以妹二甥中書廷介工部廷順甥孫進士惟可咸沾溉焉此先生之學可不謂之克乎已以及諸人者夫先生之仕也由天順庚辰進士歷刑部山西司主事陽是司員外郎群慎稱平時 朝廷令大臣各舉老于法者一人克各臬先生因張通政之舉得廣東按察司僉事適永熙韓公鎮其地諸臬少當意者特予先生臬長耄而疾牘滯弗理韓以託諸先生嘗分巡海

道出入波濤中了無怖色既而以内艱歸復除黄州
嘗勅黎洞慮周而後發諭覓以撫苗猺若者生久而
弭寇焉此先生之政可不謂之行所學而固其守者
乎夫先生之致仕也年五十四耳紀既成而禮亦屢
少需即陟也忽自謂曰此去吾家萬里地遠且惡殆
父母之遺一宜歸居忠職不能自效有負　朝廷二
宜歸遂二疏乞歸別號二宜老人日與二三耆舊若
太守吳廷宣員外吳天佑及子姪邵判文郁宋熙永
輩學訓尚文輩詩酒相娛又與鄉人設耆老會主鄉
約事人閒升謝閉門知焉暇則手錄古詩文一筆不

苟郡縣未嘗輕見見亦以一語及它二子長仕次與諸孫又有諸繒埒徐使張楷彬彬然文雅可喜也家政則付之仕而以與爲孔輔公之後壽七十有六優游林泉者二十一年此先生之節可不謂拔乎俗而風乎后者乎象七八歲時先生附景端公以宿州徐貝節厯事諸鎮山故廬委家祖克恭公爲之始見先生令故廬燬矣先生遠矣象且老而休矣時序亟流學政多愧獨乞休一事先生十年餘得奉老親差自快不然未知亡以得如先生之壽否也尚得如先生爲凡三十五年閒敢不以先生爲法耶故必欲表先生之蘊者恭向之深而精英之感也先生所著詩文曰二宜軒集象官采而編之與司匠侍御虞士三公者並傳焉

貴州按察司僉事黃公大廉傳　黃　謙

黃大廉字㴬甫黃石人少神悟讀書夜分不休登嘉靖壬辰進士領縣長洲長洲財賦之區稱難治大廉下車首定征徭立三品格輕重惟均豪猾積逋乾沒者一切置重法諸豪狡行金諸要津汲潤大廉短又遍倡飛語搖采風使者咸飛語又先入諸要津言執無證大廉大廉弗辯即日梟印綬歸貧無以自給爽猶如也後數年御史陳選行部下長洲察大廉解官事任疏起大廉吉安府教授稍遷國子助教咸者聲轉大理寺副出僉二廣臬司廣多珠璣瑇瑁異香名

序大廉於羣中嘗書吳崑之事自考丁內艱復命四
川與茶馬吏漢便之久轉貴州參議攝藩臬兩司事
計庭帑金以千緍分貸羅施人素不知學大廉清燕進
諸生與講經義親自咿唔諸生嘐嘐知變夷矣三殿
大工起詔採木貴陽大廉冒瘴鄉深入督採務在節
省輯民居貴陽六年部使者前後論薦凡七疏會
肅皇萬壽節大廉以次當行時諸藩臣抵京入賀畢
卿爭赴嚴相府脩私謁致慇懃萬端大廉獨不詘口
揖京兆拜相禮也第於政事堂成禮私候之謂何故事
民　御臣奉表皆以資深者往賀表畢詣司以次推擢

大廉資六年奉表復歸貴陽又一年竟不調大廉遂上疏乞休戒行都御史高翀御史鍾沂率官屬餞之郊供張侈盛都御史以下各賦詩爲別貴陽夷漢父老出山谷中百里致壺漿遮留不可得先府武選郎馬平張翀以發相嵩父子奸編戍貴陽大廉臨發馳往訪翀問勞竟日以名節相勵頗行遺翀金翀謝之曰累臣不家累鼓執事者未甘心也翀不足計公獨不爲身謀乎大廉曰季行父有言見有禮於君者愛之如孝子之事慈母也大廉恨不終事公矣自他遑恤遂與翀泣別別歸二年卒于家後十年　穆廟新

政起[illegible]都御史鎮虔州[illegible]遣使訪大康使者歸報[illegible]

大康沒已久[illegible]感泣臨章木投書吊之詞備悽惋且

卹其孤大康佗事不具論論處[illegible]可以與矣

思南府知府王公廷素墓志銘　皇甫汸

大夫諱廷素字子儀別號雲屋姓王氏少傅兼太子太傅戸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謚文恪公鏊仲子也其先汴人宋室南遷渡江居吳之洞庭東山遂爲吳人大父諱朝用仕光化縣令以良稱自曾王高並以太傅貴贈如其官大夫生而厚重偉手姿有器識甫冠以太傅三載考績蔭入太學恥居紈袴被服乘輿諸生遊太傅方在樞密乃杜門謝請謁者曰毋以累家大人爲也其虔慎如此時當中葉　敬皇倦勤劉瑾竊弄朝政日非流毒搢紳赭衣關木接於轂下者

以百數大傅秉正嫉邪事每與忤理心備之以相公
望重終莫敢侮稍爲斂容稅家人咸爲公危之奇上
踈遠賢者路竟遂祈奚之請不失大雅之哲歸臥東
山海內歎其爲完人云時長子中舍君紫治宮室先
閒几土馬服食靡不華腆以娛其親公悉屏而不御
爲仲獨沈靜寡慾折節讀父書翩翩然佳公子也相
公乃喜曰謂成吾清德者此兒矣以何謙遜館曹太宰
爲長洲陸公執其卷曰非王太傅子耶真可謂得若
翁之學者即取上第何有但朝廷盛典不可虍搘背
司空諸寸右軍羲之皆由門第起家著勳簡册偉然成

大丈夫是君家故物也仕貴及時尚奚待焉適有左
軍督府之缺擬銓授乃以親老求南冀便省問衆益
賢之因拜南京中府都事履任即恪守職司値畿內
諸衛所類進表箋詣府多冗費一切裁革人稱便焉
正陽諸門官軍領鎖鑰恒夜候風雪中行視惻焉捐
俸葺廨以庇之此何異陛楯郎得休居自踰始哉在
南都三載多所裨益丱中丁太傅艱服除補中府寺
陞經歷嘗有中使夜呼宗字城門鑰將出爲　章聖
名醫叱曰禁門　端安敢擅啓然重關　太后奈何
詰使者頗驗題敕跡要手嚴加禁約將出入旦日上總

言督官名用無時不宜處城外以備緩急時嘉其奏駁舊制都司及各衛所武臣兩月詣京一比試第其能否從勸有差邇來監臨者徒以虛文姑息視之法漸廢弛率爲整正不少假借士卒皆嚴憚叅軍矣嘗奉詔淮揚有司饋遺一無所受丁酉六載考績𣏌胡氏由太孺人進封太宜人兩承褒寵實異數云是歲遷宗人府經歷秩高而事簡銓曹廉其有治材不宜寘散地就拜爲思南守歎曰余豈不能奉 天子之威德漸被遐人爲良二千石乎母老且病惡忍忘垂堂之戚驟峻坂之馭耶遂投劾歸太宜人不久背養

獲奉終事孝思無憾矣既除服或勸之仕曰吾有先人之廬足以託處一區之田足以自給桑麻橘柚之饒足以比素封而鄴架之書可以委懷湖山之勝可以展眺人生行樂豈在一麾五馬間哉吾弟壯且洲秩韜隱從事著作縱不能附子臧之節何不媿少游之言乎吾其已矣士論高之性縝密寡言笑雖造次未嘗失色於人弘度有容犯或不校亦無脂韋媚世之態少喜臨書字畫遒勁得太傅筆法間占絕短律亦清逸不失家風涉獵聞見隨手雜記他日久有忘之者采以爲陳說較若指掌殆今之崔林也壬戌四月

朔翌疾殛七日卒距生弘治某年月日享年七十有

一

貴州思州府知府李君名館墓碑　歸有光

嘉靖二十年貴州麻陽苗爲亂先是思州知府李君有銅仁之役還郡五日苗能許保吳黑苗爲哨兵突入城殺掠君巷戰不勝被其孫文炳皆被擄郡二日劫以歸寨苗俗執郡縣長吏必求厚賄院司及守將亦幸朝廷不知也卒許之以爲常君謂　天子命吏爲賊劫質是執縛之間紿者書告清平鎭將石邦憲亟進兵勿以我爲忌邦憲不應君乘馬出盤山關至稍寨崖高水深遂自投下賊驚共搜之出氣息僅續舁之途而去思人計還至清浪衛而卒麻陽之

苗亂已數年自辰沅鎮筸銅仁石阡印江皆受其寄君初至郡即檄驅馳兵間已又城銅仁而郡故有關隘守兵爲撫郡者所侵削散去賊以是得驟至事聞　詔贈貴州按察司副使蔭一子命按察司僉事戴梗諭祭於家賜葬於縣之高沙且八嶺惟古之治馭蠻吏得刺史太守勇略仁惠者可不煩兵而自戢今知府受一郡之寄而日使舍所事事軍吏之役及事敗未嘗不委以爲爲之者之罪也清平去思僅一宿程而太守困於賊已數日且彼賊苗六七百人耳守將若不聞知此何爲者哉　朝廷之卹死事者優矣

其於兵吏有軼罰焉君諱允簡字可大其先貴州諸
城人元時有為融州路巡檢使者因家於今柳州之
融縣高祖子賢封奉直大夫協正庶尹夷陵州知州
曾祖芳進士雲南布政司右布政使祖序進士吏科
給事中考鏞鄉試第三人未仕卒季父鐸教樂昌
君少隨之任學成而歸弱冠中鄉試明年中會試乙
榜授濮州學正未上丁內艱服除改夷陵攝荆門州
為政清惕民德之陞知內江公廉自持士大夫乞請
無所得大旱齋沐所禱徒步暴赤日中今兒歌之曰
旱既太甚治非其人寧禍其身勿病其民三日霖雨

大足嘗於通津治石梁御史題之曰壽溪壽溪者君所自號御史以此旌其能得民也大學士茶陵張文隱公知君名從銓部乞以爲其州守內江民振留之不得爲滂沱立石君至茶陵均徭賦剔姦蠹豪民爲之斂跡　皇太后梓宮　附　顯陵承檄給糧餉所過無乏有白金文綺之賜故上當遷張文隱公白往乞銓部云願得展一年俟黃籍成茶陵民受十年之賜矣其見重如此陞雲南同知攝守澂江君旣更治民疏爲精練凡斷獄所上監司以爲平允豪有奪民田者勒令歸主不服再訴於　朝下法司皆如君論讞

去滇民泣留立石勿內江時尋陞思州君既不得任郡亦以孤城多寇遣其孥歸融獨與孫文炳居爲守餘三年在郡六月而遇害是歲三月初六日也春秋五十孫文炳之被劫者後竟以重賄贖還之

交阯左布政使張顯宗傳

交阯布政司左布政使張顯宗字明遠汀州寧化人洪武中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脩陞太常寺丞尋陞國子祭酒建文中陞工部侍郎坐事免交阯平復起爲左布政使顯宗家居有孝行從政通敏爲祭酒首疏便宜數事申明學規修舉百廢綱紀一新其爲交阯當平定之初夷民未安顯宗宣 上恩德勞來撫綏民皆安之同時有王斌者平涼靜寧州人爲清林縣典史招集新附勤於撫字後陞縣稱州斌嘗去民懷其惠奏請留之遂陞清林知州又有魏恩義者任

武寧州知州綏集境内盜賊屏息與顯崇俱終于官

交趾布政司右叅政房安傳

房安汝陽人洪武中由國子生擢北平按察僉事陞江西按察副使陞江西按察使　上即位安坐事謫戍興州後召爲監察御史陞福建布政司右叅政再陞工部左侍郎數日出爲山東布政司右叅政同官魏瑛誣告安誹謗事徵下獄安不勝棰治悉引伏闔家謫戍交趾安繫聽決會瑛他罪覺併驗所告安事非實遂釋安召還其家人改安四川叅政未幾復改交趾永樂二十一年以疾卒安老於吏事所至嚴刻爲治人多怨之然能以廉自守云

交趾諒江府知府贈布政司叅政劉子輔傳

楊士奇

劉子輔吉安廬陵人自太學生擢監察御史持身謹行儉約如布衣時而用法公平嘗按臨浙江者三年不見聲色而浙江之人善者愛之横者畏之時憲使周新持風裁不尚可許與獨數數稱子輔爲賢御史九載考最陞廣東憲使到官數日丁宋妣去服闋坐微累左遷交趾諒江知府不鄙夷其民撫綏如子民咸愛戴之叛寇黎利攻圍諒江城時寇勢猖獗他郡縣城多已陷子輔與守將倡民兵效死守數月寇增衆

攻城賊中食且盡而人心益固又踰月冦攻益力遂破城城中兵民盡力鬬以死無一人降者子輔知事不支曰吾奉命守郡郡亾與亾義不可汙賊手即自經死一子一妾皆先子輔死事聞贈子輔布政司叅政遣官賜祭復其家　太史氏曰子輔平素恂恂少言如無所長者且不慕聲名人蓋鮮知之而其終所樹立卓卓若此士可以其外斷之乎當時總帥如王玄輩擁勁兵十數萬不能禦賊而棄城去甚者蔡福之徒甘心從賊反兵來攻圖苟活旦暮間卒之不迸誅於國典夫死一也彼身戮家僨貽誚無窮視子輔

蒼水炭薰猶之不相同矣府戍守之將如都指揮李任等毅然奮節而死者益多死社者子輔及許山知府易先政平知府何忠輩亦非一人忠厲賊不絕口從容賦詩乃與其子皆死世易嘗之正人君子哉顧係於用之者何如耳

交趾丘溫縣知縣陳楨傳

陳楨字景祺華亭南橋人宋康肅公十四世孫也詩書好禮喜怒不形于色洪武中以稅戶子弟選爲禮部主事有能聲嘗大廷議事衆不能決楨徐進剖析數言而定　上嘉歎而器之俾攝部事諭之曰卿見事敏四司之事宜悉知之楨益謹飭不敢怠坐亦雖事論戍金齒未幾名還授五軍斷事官丁家艱起復上疏乞終制服闋陞主客員外郎民知湖廣襄陽府時荆土蝗獨不入楨境采樂初名爲鴻臚少卿治水東吳陞河南右參政黃河决勢來有方民不失業盜

發汝寧將貌沐賴以計離其黨與困其首張子誠等
千人于均山降之兵不血刃而定　上嘉之賜勑奬
勞秩滿乞祭掃陛辭謫知交趾丘溫縣時方暑南中
瘴癘或勸使緩行曰死生命也何瘴癘之虞至縣一
月卒年五十　上聞而惜之後八年其友胡士文請
於掌交趾藩臬事尚書黃公福始獲以其喪歸楨平
居嘗曰人惟仰不愧俯不怍而已身之利否何計其
行事類此故歷官所至益著聲績云